

张 弦 秦志钰 著

青楼风尘女子
驻欧公使夫人

清末乱世奇女
绝代风华丽人



红颜 赛金花传奇 无 尽

南京出版社

下卷

红颜无尽

赛金花传奇

下卷

张 弦 秦志钰 著

南京出版社

目 录 / 下卷

- 一、顾恩宇入北洋水师/1
- 二、彩云遗产被夺/8
- 三、立山求亲/24
- 四、魏斯炅牵线/31
- 五、“青岛”号上遇乔治/41
- 六、威海重逢顾恩宇/47
- 七、顾恩宇失踪/56
- 八、死而复生/65
- 九、重操旧业/71
- 十、顾恩宇的新生/79
- 十一、结交孙三/87
- 十二、舞台暗算/95
- 十三、有情人难成眷属/104
- 十四、赛金花挂牌/114
- 十五、李鸿章会金花/125
- 十六、汪季达入狱/132
- 十七、魏斯风示爱/143
- 十八、立府寿宴/151
- 十九、痛苦的重逢/161
- 二十、为爱分手/171
- 二十一、顾恩宇充军/177
- 二十二、进出八大胡同/185
- 二十三、义和团运动/195
- 二十四、立山失宠/206
- 二十五、载澜、立山结仇/211
- 二十六、八国联军入侵/217

- 二十七、大清向八国宣战/223
- 二十八、立山被斩/229
- 二十九、北京沦陷/233
- 三十、会见瓦德西/242
- 三十一、赛二爷办土豆/257
- 三十二、赛、瓦频频会面/268
- 三十三、汪季达毙命/280
- 三十四、顾恩宇行刺瓦德西/287
- 三十五、李鸿章签约/300
- 三十六、赛金花入狱/310
- 三十七、顾恩宇牺牲/327
- 三十八、返回原籍/335
- 三十九、第二次婚姻/347
- 四十、梅仙病死/356
- 四十一、曹瑞忠遇难/362
- 四十二、第三次婚姻/368
- 四十三、赛金花重返北京/381
- 四十四、亲人的离去/391
- 四十五、蜗居天桥居仁里/397
- 四十六、《赛金花本事》面世/406
- 四十七、最后的日子/410
- 附录/419
- 后记/426

一、顾恩宇入北洋水师

顾恩宇被洪钧救出监牢之后，连夜离开了京城，直奔山东而去。一路上风餐露宿，搭车骑马，很快便到了威海。

威海卫所在的刘公岛距威海约4千米，是北洋水师的基地，因岛上有一刘公庙而得名。主峰旗顶山高152米，山上有炮台几十座，大炮百余门，是渤海重要的门户。这里的海岸没有淤泥沉积，多是坚固的岩石，是天然的深水港，北洋海军的几十艘战舰就停泊在这里。海浪一阵阵呼啸而来，冲击着礁石和山岩，飞溅起如瀑的水花，蔚为壮观。站在山坡上往下看，在港湾隐约可见停泊着十几条军舰，那便是著名的“致远”号、“经远”号、“定远”号等铁甲舰，舰上旌旗飘扬，舰也显得威武雄壮。刘公岛的山坡上建有一座院落，是北洋水师提督府衙门。高大的门楼两边各竖着一根朱红色的大柱，威严耸立。里面是三个套院，清一色的青瓦灰墙掩映在绿树之中。

衙门外的操场上，数百名水兵正在操练。他们在教习的口令下，动作整齐、勇猛，“嗨！嗨！”的喊声震天动地。

顾恩宇风尘仆仆地走来，远远地望着，倍感振奋，不由得露出兴奋的微笑，心想，对，这才是男儿应该来的地方。他顺着衙门前的石阶快步走上去。

一名手持火枪的哨兵迎上来问：“喂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在下来此访一位朋友，他叫魏斯炅。”

哨兵上下打量了他一下，便说：“哦，魏参事正在衙门里办



公。请到里面坐等，我去通报。”

正说着，几位文武官员从衙门里谈笑着走出来。哨兵说：“喏，那不是魏参事吗？”

顾恩宇见正是魏斯灵，高大的身躯穿上了短打的军装，显得很精神，便兴奋地喊：“斯灵兄！魏斯灵！”

魏斯灵一见是他，惊喜地迎上来，说道：“啊呀，我当是谁，原来是你呀！恩宇，你怎么来啦？”

顾恩宇笑道：“来找你呀，我也决心投奔北洋水师啦！”

魏斯灵笑道：“真的吗？哈哈……好极了！好极了！水师衙门要的就是你这样的报国志士呀。”他紧握顾恩宇的手摇撼着，“走，先吃饭去。”

他们来到了一家小饭店。魏斯灵叫了一堆海鲜，什么大虾、海螺、牡蛎、海蟹……让顾恩宇简直吃不过来。他刚才在路上饿了，见路边有许多卖海货的百姓，手里拿着一只小篮，里面用纸袋装着海栗子、花红之类的刚煮熟的蚌类食品，很便宜，五个铜板便有一小袋。他高兴极了，便买了吃，一尝，可真是鲜美无比，可惜没吃够。现在魏斯灵请他吃这么好的菜，真是解馋，止不住连连夸赞。

“哎呀，斯灵，太好吃了！你在这里真是有口福呀，这些东西若是在北京，没有几十两银子可下不来。”

“你是刚来，吃着新鲜，天天叫你吃就腻了。你知道吗？这里最缺的是青菜，当兵的个个都烂嘴角。”

“为什么不种些呢？”

“这里缺土，水又太咸，种不了。所以呀，你要是会做生意，应该弄一车青菜来，那倒可以赚几十两银子呢。”

顾恩宇笑道：“好，等我们不当兵了，就来卖青菜。”

两人相视大笑起来。随后，顾恩宇便把自己的种种遭遇告诉了魏斯灵。魏斯灵听了唏嘘不已，并对彩云及洪钧的帮助十

分感叹，又大骂载澜这帮贵族，最后说：“好了，到这儿总是好多了。你就到我这参事室来吧，我来引见，问题不大。北洋水师仍是初建阶段，很缺有志有才之人。”

“我可是个旱鸭子，小时候只是在水塘里学得狗刨，没下过海呀！”

魏斯炅笑道：“没关系，两天就学会了。来，我先领你看看水师军舰去。”

他们朝刘公岛海边走去，这里怪石嶙峋，惊涛拍岸。魏斯炅与顾恩宇信步登上高高的山岩。

魏斯炅指着远处停泊的军舰说：“你看，这是‘致远’号，那边一艘是‘经远’号，都是了不得的战舰，是早几年李中堂大人从德国伏尔铿船厂订的铁甲舰。吨位七千，马力六千匹，可装大小炮20多门，还可以发射鱼雷呢！‘致远’舰的管带邓世昌，‘经远’舰的管带林永升，都是满腔热血的将领。他们待人诚恳、平易近人，跟他们一起饮酒交谈，令人胸怀开阔、豪气飞扬，比起京城那些醉生梦死的官僚来，真有天壤之别。”

顾恩宇更加兴奋，说：“太好了，明日给我引见引见。”

魏斯炅说：“那是自然。我先把你引见给水师提督丁汝昌大人。此公德高望重，求贤若渴，定会赏识你的。”

魏斯炅突然刹住话头，他发现远处的海边有两个渔民打扮的人在向军舰眺望。

“喂！什么人？”魏斯炅向那两人喝问。

那两人回头看见魏斯炅、顾恩宇，露出慌张之色，答道：“打鱼的。”随即扭头走开了。

魏斯炅警惕地说：“打鱼的？不像！走，截住他们。”

两人跳下山岩，向他们追去。

魏斯炅喊道：“别跑！站住！”

但那两人跑得更快了。



魏斯灵对顾恩宇说：“不像是好人。追！你去那边。”两人分头包抄过去。顾恩宇飞快地越过一片礁石，截住了那两人，厉声喝道：“站住！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不要你管。让开！”其中一个黑衣人气势汹汹地喊。顾恩宇“刷”地脱了长衫向他迎去。黑衣人冲向顾恩宇，劈头就是一拳。顾恩宇一闪身，一个“黑虎掏心”击中他的前胸，黑衣人踉跄后退。另一个人乘机跑向海湾方向，魏斯灵急追上去。顾恩宇又向黑衣人猛踢一脚，黑衣人退后几步，从靴中拔出一把匕首向顾恩宇猛地刺去。顾恩宇左推右挡，飞起一脚将他侧身踢倒，匕首“当啷”落地，滑到岩石缝中。那人抓起石块扔来。顾恩宇头一歪，石头从耳旁飞过。紧接着顾恩宇一个大跨步扑上去将黑衣人抓住，与他拼搏。此时，另一个人已钻入岛边灌木丛中。魏斯灵左看右找不见踪影，只得返回身去协助顾恩宇。两人夹击，终于把黑衣人击倒，踩在脚下。

两名持枪的哨兵闻声飞奔而来，绑住黑衣人。魏斯灵从他的怀里搜出一张纸，上面画着军港的炮位、兵营、舰只的大小等，写的是日文。

“果然是日本奸细。”魏斯灵命令哨兵，“押到衙门去！”

哨兵押着黑衣人离去。

魏斯灵对顾恩宇笑道：“真是‘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’呀，老兄居然学了一身好功夫！”

顾恩宇捡回了长衫，边穿边笑道：“在牢里学的，我那师傅还是少林寺的嫡传呢！没想到刚来这儿就用上了，真痛快！”

魏斯灵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，说：“好，你刚来就立了功，这可是最好的见面礼呀！”

魏斯灵立刻去府里禀告了丁汝昌。丁汝昌虽说已年近50，可身体强壮，精神抖擞。这位身材中等、面目和善的安徽人是李鸿章的淮军旧部下，早年跟着李鸿章参加长江水师，镇压捻军有

功，升任参将。后被李鸿章派去英国买军舰，并被提升为北洋水师统领。他原只知陆军的一套，对海军业务不熟悉，但他是个很爱惜人才的提督，凡是有真才实学、爱国有为的青年，他都想召至麾下。他手下有一批福州船政学堂培训的军官，像刘步蟾、林泰曾、邓世昌、方伯谦等，都去德国进修过。尤其是曾经留学美国的左翼总兵刘步蟾，更是他的爱将。北洋水师的总教习和技术指导多为外国人，有英国的琅威理、泰莱，德国的汉纳根等。丁汝昌给他们高于中国技师十几倍的薪金，据说最高月薪有六七百两银子之多。

光绪十七年(1891年)是北洋水师建军三周年，按《北洋海军章程》规定，每三年朝廷要派钦差大臣前来，会同校阅一次海军。

五月份李鸿章亲率水陆营务处各重要官员，从天津大沽出发，先后到达旅顺、大连、威海、烟台校阅视察。对丁汝昌的管辖属地仔细检查，结果令他基本满意并予以嘉奖。但他也批评了北洋水师军纪不严、舰上晾晒衣裤、一些军官违规赌博并且时常不在船上住宿等现象，命丁汝昌加强训练，不得松懈。丁汝昌汇报了北洋水师的舰船有许多已老化，而且致命的问题在于缺少快炮和弹药等问题。李鸿章心中也明白，但户部不批钱，拿什么去买呢？只得让丁汝昌加快修理老化的旧船，并答应将丁汝昌购置德国克虏伯快炮以及弹药的建议报请户部，还答应所需的60多万两银子将分年拨给。这些承诺虽然还没有兑现，但李鸿章的决心已给了丁汝昌巨大的支持，所以他仍苦心经营着这支海军，同时也高度警惕着外国，尤其是日本的侵犯。

这天丁汝昌正在船坞检查修旧船的情况，听说抓到了一个日本奸细，非常高兴，立即亲自审问。

在北洋水师提督衙门的大堂上，丁汝昌端坐着，两侧站着20多名官员和将领。魏斯炅、顾恩宇站在最后边。审讯进行了

一会儿，由于这个日本奸细拒不招供，只得用刑。这个身穿黑衣的瘦小日本奸细身上、脸上已经血污斑斑。他的两腿被夹在夹棍之间，皂隶使劲一压，他惨叫一声昏厥过去。一皂隶拿来一盆冷水泼在他的脸上，他又苏醒了。

丁汝昌厉声喝道：“说！让你来做什么？”

黑衣人有气无力地断断续续说了几句日本话。

日语通事侧耳听了，向丁汝昌禀道：“他说‘求求你杀了我吧，我是到死什么也不会说的’。”

丁汝昌目光落在桌上那张黑衣人画的图上。他知道，日本军人奉行的是杀身成仁的宗旨，再审也是徒劳无益的，于是抬了抬下巴，说：“好吧，成全了他。”

皂隶们将黑衣人拖了出去。

丁汝昌对一个军官下命令，一定要抓到另一个奸细。

这时，堂外传来黑衣人的一声惨叫，随即便没了声息，显然他被砍了头。霎时，堂内气氛肃然，人们的心情更加沉重。

丁汝昌环顾两侧的官员和将领，正色道：“诸位，上月初九，在旅顺岛捕获日本奸细一名，搜出一张炮台方位图。今天又在我刘公岛水师驻地抓到了日本奸细，可见其狼子野心猖狂到了何等地步！据可靠情报，日本海军已经提前完成了十年建军的计划，铁甲战舰已增加到了18艘之多。最近，英国《泰晤士报》有消息说，明治天皇决定从今年起，从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日元，再从文武百官的薪俸中抽取十分之一，全部用于购买坚船利炮。预计到今年年底，日本海军的战舰吨位将超过我北洋水师。诸位，你们想一想，那是什么局面？他们很可能随时向我大清发起进攻。我等身为北洋水师之栋梁，岂能不时刻警惕、枕戈待旦吗？”

众官员和将领个个震惊，默然无语。

丁汝昌命令道：“自即日起，尔等务必加强巡逻，加紧操练，

万万不可有一日之懈怠！”

众官员、将领齐声答道：“是！”

丁汝昌扫了众人一眼，问：“刚才和魏参事一起捕获日本奸细的那个后生是谁？”

魏斯炅立即上前禀报：“报告丁军门，他叫顾恩宇，是苏州的书生。先前在澜公爷门下供职，想投奔水师，望丁军门接纳。”顾恩宇也上前一步拱手行礼。

丁汝昌打量了一下他，点点头：“哦，顾恩宇，好，好哇！你警觉机智，勇敢敏捷，捕贼有功，应予嘉奖。即日起就到魏参事手下任副参事，为我水师效力吧！”

魏斯炅、顾恩宇欣喜地对视了一眼，上前跪下，激动地说：“谢军门！”



二、彩云遗产被夺

秋风乍起，黄叶飘零，纸钱飞舞，哀乐声声。

洪钧隆重的运灵仪式开始了。打头的是白旗白幡的仪仗队和一支身穿白衣的乐队。跟在后面的是装载着楠木棺材的大马车，它由两匹马拉着缓缓行进。棺上扎着白花白带，赶车的人也是白衣白帽，连两匹马的头上也扎上了白布带子。远远望去，白花花的一大片。洪洛和荣彬父子俩披麻带孝走在大车前面。灵车后面是十几辆马车，一律扎着白布。洪夫人、彩云、玉珍，还有奶妈抱着德官分别坐在几辆马车上。洪夫人和彩云都哀哭着，其余的女性也都哭出声来。礼部、兵部等几个重要部门的几十名官员也坐在随后的马车上前去送行。灵车队伍经过朝阳门向通州城外缓缓而去。这支白花花的队伍伴着哀乐和哭号，从偌大的北京城中穿过，引来了成千上万人前来观看，人头攒动，拥挤不堪。

洪钧虽然官复原职，但是他永远不能再感受到这无上的荣耀了。对于他的死，朝廷颇为惋惜，赏赐了 5000 两优厚的恤金，并派一品大臣李鸿藻相国致祭词，这是相当高的规格了。此时，洪钧静静地躺在棺木中，乘上了巨大的官船，将要顺着大运河的水流漂回到他的老家苏州去安葬。

灵柩放在大船外舱正中，洪夫人等都靠在四周的长榻上打盹，算作守灵。多日的悲伤和丧事使大家早已精疲力竭，不想动弹了。彩云更是多日滴水不沾，消瘦不堪，几乎脱了形。晌午，

佣人们端来午饭请主人用。阿桃也端了一碗面来放在彩云面前。彩云瞟了面条一眼，摇摇头。阿桃小声地劝说着她，她吃了两口，又放下了筷子。

饭后，夫人和洪洛夫妇进内舱休息了。洪洛一向身体弱，此次又极度悲伤，也是艰难支撑。彩云执意守在灵柩旁。她多么希望洪钧能一下子从棺木中站起，走到她的身边，告诉她，那里面太闷了，他想出来透透气。那时，他们就可以抱在一起，跑到船头，张大嘴吸气、吸气……然后奔到岸边的树林里、小山上，去笑，去跳，去做一切想做的事。

但是，那棺木只是静静地躺在那里，黑漆漆地泛着幽光。那里面再也不会发出任何声音了，洪钧再也不会醒过来了。陪伴着他的只是那二十几串上好佛头的朝珠、翡翠、白玉鼻烟壶、金怀表、金戒指，还有他的一些书……这些他用过的东西还是彩云给放进去的，免得他太寂寞。过些日子棺木就会安葬在家族墓地中，洪钧将长眠地下。彩云呆痴地望着这棺木，真恨不得自己也跳进去，和洪钧躺在一起。

这时，船舱的白色布帘突然被什么人轻轻掀起，缝隙中露出一张惶恐的小脸，原来是德官。她趁奶娘睡了，悄悄爬起，胆怯地迈着小步子走过来，想看看爸爸。对于一个两岁的孩子，还不知道什么是死亡。她见父亲躺进棺材，以为是父亲的新床。她走近棺木，用小手抚摸着，叫着“爹爹”。

正迷迷糊糊睡着的彩云发现了，不觉惊异万分，忙起身，挺着大肚子过去，一把抱起她，又亲又吻，不由得又哀伤地呜咽起来。德官已喊惯了她姨娘，对她还是有好感的，见她哭了，也止不住噙起小嘴抽泣起来……

几天令人窒息的航行结束了，终于到达了苏州阊门普济桥码头。迎灵的仪式隆重、烦琐而冗长。百十人的队伍早在岸边



恭迎，几十个守候在此多时的当地的官员迎上来行礼致哀。哀乐震天动地。洪夫人率众家人缓缓下船，仍是号啕哭喊。灵柩被8名抬重的人用大木杠系着粗绳抬起来，慢慢移下船，放到早已准备好的双匹马拉的灵车上，再缓缓地驶向洪府。彩云筋疲力尽地依在阿桃肩上，走在后边。她头昏眼花，只觉肚子分外沉重，小孩在里边不断地踢打着她，仿佛也在悲鸣似的。她的腿发软，再也走不动了，阿桃忙扶她上了轿子。

轿外也有许多人在观看，和北京一样。隔着轿帘的缝隙，彩云模糊地瞥见了围观人群的身影，但是她的双眼早已被泪水封住，使她看见的形象全是变形的、不完整的。她的耳朵也像被棉花堵住了似的，只是“嗡嗡”地作响，听不清那些人在说些什么。突然，她回想起第一次来苏州，看见洪钧中状元后的游行，那情景依然清晰，却恍若隔世。那年她才6岁，坐在马车上，被围观的人群挤得不能动。但是，当洪钧的绿呢大轿抬过来时，她还是看见了这位大人。多快啊，17年过去了，当初自己做梦也不会想到后来会嫁给这位轿中人，还为他生了孩子，跟他出洋见了那么大的世面。现在他走了，留下了我一个人，孤零零的，像又回到了6岁似的。老天爷呀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呀，为什么这日子转来转去又转回来了？

她百思不得其解，浑浑噩噩地睡了过去。

然而她并不知道，她的一举一动却被一个人全看在眼里。这个人就是不露声色、工于心计的洪夫人。洪钧一死，对她来说也是塌下了半个天。但她毕竟是大家闺秀，她知道这个家现在要靠自己撑下去。丈夫死了，自己就是一家之主，决不能有半点含糊。她早就有自己的一套打算，决不能让这个妖精似的赵彩云占到任何便宜。洪钧带彩云去欧洲三年，自己已吃了大亏，现在要把这亏空全部补偿回来才解气。首先是决不能让彩云得到那三万两银子。对，先下手为强！她一路上没有怎么理睬彩云，

也不干涉德官去找彩云。她一心想快一点到苏州，抢先到钱庄把钱取了，断了彩云的梦想。

到达苏州的第二天，顾不得多日疲劳，也顾不得去守灵，一大早，洪夫人便带着洪洛，坐着小轿经过玄妙观前的热闹街市，来到了恒泰钱庄。

两顶轿子一停下，不等轿夫放下轿杆，洪夫人便迫不及待地亲自掀帘出来。钱庄黄经理一见是洪夫人、洪公子来了，忙迎出来打拱行礼：“哎哟，洪夫人、洪少爷来了。请！”

此时阿良正打此地走过，看见了他们，心里奇怪洪夫人怎么回来了，那姐姐也一定回来了，我要赶快回去看看。

屋里，黄经理忙着让洪夫人、洪洛坐下，命人上茶。

洪夫人左右看看，开门见山地说道：“黄经理，先夫在世的时候在贵钱庄存了一些钱是吧？”

“是，是，洪大人是鄙钱庄的大户。夫人的意思是……”黄经理连连点头。

“现在老爷走了，我想请黄经理算一算账，本息一共是多少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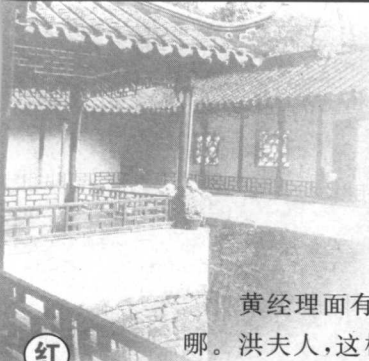
“好好，当然当然，请稍候！”

黄经理在门口喊了一声，一个账房先生应声进来，摊开一本账簿，用算盘劈里啪啦地算了一通。黄经理看了看算盘上的数字，说：“洪大人的存款，连本带息总共是纹银四万五千六百二十一两五钱四。”

洪夫人点点头，打开一个小包裹，里面是银票簿和印章。她取出交给黄经理，说道：“黄经理，我们打算全部取回去。”

黄经理一惊，问道：“全部提取？这是为什么？”

洪洛解释道：“噢，黄经理，父亲去世了，我们家里的开支很大，母亲要把父亲的遗产好好安排一下，所以这笔款子必须结清。”



黄经理面有难色地说：“这……数目太大了，一时难以周转哪。洪夫人，这样吧，今天你们先提两万两好不好？剩下的款子，明天一早，我亲自送到府上去。您看怎么样？”

洪夫人看着洪洛，见洪洛点头，便说：“那好吧，明天一定送齐。”

“不会错。那就请少爷开银票吧。”

毫无心计的彩云此时根本没想到去取钱。休息了一天，第二天便告了假，急忙回到了娘家，一进家门就扑到母亲怀中诉说衷肠：“……地图的事要是早一点了结，他还不至于病得那么重。唉，真是风云难测呀！”

彩云娘也只能陪着她流泪，说：“万万想不到呀，才 53 岁就走了。老天也真是没长眼哪，这么个好人！”

彩云忍不住又呜呜地哭泣道：“他这一死，我就觉着天塌地陷一样。有他在，我逞强、撒娇、赌气，都有个人支撑着、卫护着。如今我孤零零的一个人，谁看得上我？谁会帮我一把？我觉得这一生就算是完了。”

阿良还比较冷静，在一旁劝道：“姐姐，你别这么想。人死不能复生了，他走了，可你要好好活下去才是啊。”

彩云娘也劝道：“是啊，只有想开点，哭坏了身子可了不得，肚里还怀着洪老爷的骨血呢！为了洪老爷，你也要好好保重自己呀！”

彩云叹道：“要不是为了这个小东西，我真的不想活了！”

彩云娘劝慰道：“千万别说这话。要生个男，你在洪家还能站得住，好好把他抚养成人，也算终生有靠了。”

彩云连连摇头说：“靠儿子我倒不想。等他长大要等多少年哪，这么多年的罪，我想想都害怕。”

“姐姐，洪家待你不好，你就搬回来住。家里再穷也是自己

的家，有自己的亲人。我下个月就要考秀才了。考中了，出去谋个差事，我养你。”阿良拍着胸脯说。

彩云苦笑道：“不用你养我，老爷临终前给我留了三万两的银票，光是利息也够过日子的了。”

阿良忽然问：“银票？是不是恒泰钱庄的银票？”

“是呀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昨天我路过观前街，碰见洪夫人和她儿子在恒泰钱庄下了轿。”

彩云疑惑地问：“他们俩去了恒泰钱庄？”

阿良点点头。

彩云感到事情不妙，赶忙站起来，说道：“阿良，陪姐姐去一趟钱庄。”

说走就走，挺着大肚子的彩云和阿良坐着轿子来到了钱庄。进了经理室，伙计说黄经理出去了，让他们等一等。

喝了两道茶的工夫，黄经理回来了。彩云忙递上银票，说：“黄经理，我来兑银子。”

黄经理万万没想到还会有这种事，他拿着三万两银票，吃惊地望着彩云，支吾着：“这……”

彩云惊疑地问：“怎么了？这是洪大人亲笔写的，他亲自盖了印章。”

黄经理仔细一看，说：“是，这印是不假。可是，姨太太，不瞒你说，洪夫人昨天来了，已经把存款全部结清提走了。昨天带回去两万两，今天我把两万五千多两如数送到了府上。这不，刚回来。”

彩云听了，如五雷轰顶，大惊失色，呆住了。

阿良也傻了，忙问：“真的？全提光了？”

“姨太太不信，可以回去问洪夫人。”